

北京地区现存满文匾额情况研究

李 琮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

摘要:作为清代的都城,北京的宫殿、园林、坛庙及其它建筑曾存有大量带有满文的匾额。时至今日,这些匾额有的仍旧悬挂在原处,有的则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本文对现存北京地区满文匾额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并对曾经存在的满文匾额及其消失情况进行研究。

关键词:北京;匾额;满文;清朝

中图分类号:H221;K87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365X(2019)03-0066-12

有清一代,满文始终同汉文共同列为国家的官方语言。而作为清朝的首都,北京与满文的关系可谓相当深厚,这其中,满文匾额便是满文元素的一个重要体现。清代统治者在北京城内已有和新建的大量宫殿、衙署、园林、坛庙建筑题写了匾额,这当中就有一大批匾额包含有满文。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历史的变迁,北京城内的满文匾额虽有一些已消失不见,但仍有不少留存至今。本文既是对北京地区现存满文匾额的一次调查统计,亦是对现存满文匾额及已佚满文匾额的研究。

一、北京地区满文匾额的出现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字母创制满文。自此,满文正式出现在了历史舞台。后金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又令达海在“老满文”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并称之为“新满文”。据《满文老档》、《黑图档》等档案记载,今沈阳故宫的大政殿(图1),在清崇德初年时的满文名称曾为“amba yamun”“amba dasani yamun”。而清宁宫(图2)在当时则写作“genggiyen elhe i boo”^①。虽然档案中所写并不能完全证明其建筑悬挂过匾额以及匾额上曾出现过该文字,但考虑到匾额这一物象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尤其是皇宫中这种“称谓性匾额”所起到的实用性和礼仪性功能^②,加之当时清政府已初步建立了宫廷礼仪制度、建筑制度及管理制度^③,故笔者认为,在后金及清入关前的皇宫和一些寺庙内,应已经开始使用满文匾额。不仅如此,据李淑贤推测,入关前有相当一部分皇家建筑的匾额应当为满蒙汉三种文字^④。当然,鉴于当时清朝尚未统一全国,满文匾额应当只会在东北地区有所体现。

① 王佩环.从沈阳清故宫满文门额的演变看满语文的发展[J].满族研究,1987(2):42-43.

② 吴裕成.中国匾额:积淀丰厚的文化遗产//曹彦生.中国匾额保护与文化遗产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6.

③ 李淑贤.沈阳故宫门额考[J].中国文化遗产,2016(5):16.

④ 李淑贤.沈阳故宫门额考[J].中国文化遗产,2016(5):16.

1644年,随着清朝进军中原,满文的辐射面积也从过去的东北一隅扩展到大江南北。作为新都,北京自然成为统治者最为看重的地方。清朝统治者开始在与其相关的建筑上使用带有满文的匾额。顺治二年(1645),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将紫禁城外朝三大殿及周围宫殿、楼阁及宫门更名^①,并以满文或蒙文翻译,其所悬挂的建筑名匾额也因此开始以满蒙汉或满汉合璧的形式出现^②。不过,由于缺少相关档案与文献的确切记载,北京地区第一块带有满文的匾额具体是在哪座建筑上正式出现,至今尚无定论。

而后,在清统治中国的268年间,随着北京地区更多的原存和新建宫殿、园林、坛庙等皇家建筑被使用,越来越多的满文匾额也相继出现。然而,随着种种不同的原因,这些满文匾额到后来流失不少,其中有些只是暂时落架,有些则是永久的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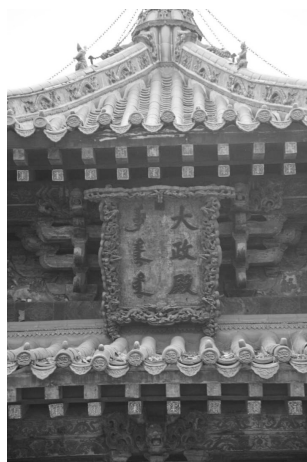


图1 沈阳故宫大政殿匾额



图2 沈阳故宫清宁宫匾额

二、北京地区现存满文匾额详述

据笔者统计,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北京地区现存满文匾额的文保单位共17处,分别是皇史宬、太庙、景山、北海、颐和园、香山、碧云寺、玉泉山、旭华之阁、中南海、大高玄殿、先农坛、天坛、雍和宫、醇亲王府(北府)、西黄寺、故宫^③。这些匾额基本均为建筑名称的“殿额”,即“称谓性匾额”,横竖形态均有,除极个别匾额外,其余大部分均悬挂在建筑外檐。而在所有匾额中,部分匾额为清代留存至今;部分虽经过修缮,但其匾额本身仍是清朝旧物,只是在匾额的边框上作了加固与重新雕琢,或是在匾额的正面重新制作了文字;还有少部分匾额是近年重新制作并悬挂的。此外,另有少量匾额处于修复中、制作中或是已经在库收藏的状态。鉴于地理范畴的“北京地区”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变更,本文所探讨的“北京地区”,其范围为今北京市境域之内。

在今天北京地区所存满文匾额当中,绝大多数为满汉文合璧匾,还有少部分是满蒙汉三体合璧匾及满蒙汉藏四体合璧匾。与此同时,在这些匾额中,绝大多数为音译匾,即牌匾上的满文为按照汉文读音翻译而成,另一部分为意译匾,即满文是按照汉语所表达的意思来翻译的,极少部分为半音半意译。

现将这17处文保单位所存满文匾额情况简述如下:

① 袁理.论清代先农坛建筑群匾额中的满文[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22.

② 春花.清代紫禁城武英殿建筑群建筑名匾额变迁[J].紫禁城,2015(12):141.

③ 这其中,碧云寺位于香山公园之内,二者同属香山公园管理处管理。但由于在文保单位名录中,香山(静宜园)与碧云寺是分开的,故在此将它们分开标注,算作两处文保单位。

1. 皇史宬

皇史宬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是明清两朝皇家储存档案之所。皇史宬现存满文匾额共两块:即“皇史宬门”(图3)和“皇史宬”。



图3 皇史宬门匾额

这两块匾均为汉满合璧匾,满文也均为音译。这其中,“皇史宬”匾为横匾,悬挂于皇史宬中间拱券门的上方。而“皇史宬门”匾额为正方形斗匾,它是北京地区唯一的一块正方形满汉文合璧木匾。四字的匾额,在北京出现的并不少,但其书写方式或是上下竖写,或是左右横写,而像“皇史宬门”匾额这样分为双列、每列两字的格式,在北京的确是难得一见。

2. 太庙

太庙始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祀祖先的家庙。其现存满文匾额一块,即太庙前殿满汉文斗匾“太庙”(图4),满文为音译。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太庙匾额只书满汉文,停书蒙古文。”^①紧接着,“(顺治十四年正月初十日)命各坛庙门匾额,悉如太庙制,只书满文和汉文。”^②也就是说,在清初,有诸多的皇家建筑匾额均为满蒙汉三体文字,这应当与清初满蒙在政治等各领域的结盟有着深厚的关系^③。而随着政权的不断稳固,顺治帝逐渐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全国各个民族、尤其是几千年来奉为正统的汉民族的统治者,因此他对于汉族的文化传统也愈加重视,“崇汉”成为了顺治帝的一大重要政治改革方向。相较于蒙古而言,汉文化的地位得到提升,停书蒙古文、只书满汉文正与此有着重大联系。



图4 太庙匾额

与此同时,据考证,太庙的这块匾额应为明朝旧物,并且很有可能是天启帝亲自雕刻。甲申年(1644年)九月十八日,顺治帝进入北京,九天后即把明代皇帝牌位移至历代帝王庙,并把清太祖、太宗的牌位供奉进了太庙。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并且在因战乱而导致大批优秀工匠逃离的情况下,想要重新制作一块工艺如此复杂的九龙金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太庙匾额应当是以明朝匾额为基础制成的^④。

3. 景山

景山位于紫禁城北侧,坐落在北京中轴线上,它是明朝初年拆除元大内及城墙的土渣和开挖紫禁城护城河以及南海的废土时所堆筑的土山。其在明朝初年被唤作“大内镇山”,自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始被称作万岁山,自清顺治十二年(1655)起被称作“景山”,该名称沿用至今^⑤。

景山初时建筑并不多。万历十三年(1585),位于山后东北方向的寿皇殿建成,而后又相继建成观德殿、山左里门、山右里门等建筑。清乾隆时期对景山进行了大规模的兴建与改造。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下令在山后正中仿造太庙规制重建一座寿皇殿,作为敬奉本朝列祖列宗皇帝御容暨列后圣容之所。乾隆十六年(1751),又增建了山上五亭和山前的绮望楼。清亡后,景山一度衰败,直至民国十七年(1928)才对外开放。1956年1月1日,寿皇殿区正式成为北京市少年宫活动场所,直至近年才完成清退并重新对外开放。

景山目前存满文匾额七块,即山左里门、山右里门、绮望楼、寿皇门、寿皇殿、衍庆殿、绵禧殿。七块匾额均为斗匾,这其中,绮望楼匾额为旧有并经过近年修复之物,这块匾额为满汉合璧,满文音译。山左里门、山右里门分别是景山的东西门,这两门在2007年之前未见匾额,目前所见均为

①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821.

②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826.

③ 贾福林.天下第一匾——太庙匾额考,曹彦生.中国匾额保护与传承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39.

④ 贾福林.天下第一匾——太庙匾额考,曹彦生.中国匾额保护与传承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39.

⑤ 王红.景山史迹考//于倬云.朱诚如.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二辑)[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126.

2007年重新制作,两门均为满汉文合璧匾,满文音译。

寿皇殿区的四块匾额,即寿皇门、寿皇殿(图5)、寿皇殿东朵殿衍庆殿、寿皇殿西朵殿绵禧殿,在寿皇殿区域2018年开放前一直为北京市少年宫用房,其原先的匾额早已被摘下。此次开放,这四处建筑的匾额依据档案和旧影像重新制作。四块匾额全部为满汉文合璧,且满文均为意译。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7年恢复山左里门、山右里门的同时,景山在其南门上也新悬挂了“万岁门”匾额。该匾为汉文,上钤有“大明天子之宝”朱文印章。经考证,“万岁门”为此门在明代时所称。清代将万岁山改为景山后,曾在此门悬挂“景山”满汉文合璧音译匾^①(图6)。只不过,该匾早已落架,今藏于故宫博物院。



图5 寿皇殿匾额



图6 景山匾额^②

4. 北海

早在金中都时期,金统治者便建琼华岛,并以此为中心修建了大宁离宫,北海作为皇家宫苑即从那时开始。元至元元年(1264)到八年(1271),忽必烈扩建琼华岛,重建广寒殿,并在湖两岸营建不少宫殿。及至明朝,北海一片又大面积扩充修葺。清乾隆六年(1741)至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对北海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和增建,现如今北海内的诸多建筑均修建于此时。清朝覆灭后,北海闭园,直到1925年8月1日才正式辟为公园对外开放。

北海现存满文匾额十二块,集中分布于如下三片区域:

团城区域,这里的满文匾额计有承光殿、古籁堂、馥清斋、沁香亭、朵云亭、承光左门、承光右门七块。团城原是太液池中的一个岛屿,元代在岛上建仪天殿。明代将此殿重修,将其改名承光殿。清乾隆年间又增建了不少岛上建筑。七块匾额有些在近年曾作修复,它们全部为满汉合璧,满文均为音译。除古籁堂(图7)、馥清斋二匾为横匾,其余均为斗匾。鉴于古籁堂、馥清斋两建筑位置、通面阔及明间面阔的情况,使用横匾是颇为适宜的。



图7 古籁堂匾额

西天梵境区域,这里的满文匾额计有大慈真如宝殿(图8)、真谛门以及大圆镜智宝殿三块。西天梵境区域是北海的宗教活动区,其建筑明代已有,清乾隆时向西作了面积上的扩大。大慈真如宝殿、真谛门两块匾额为近年重新修复。而大圆镜智宝殿情况较为特殊。该建筑1900年时毁掠于八国联军,1919年再次被毁。北海作为公园开放后,在大圆镜智宝殿原址修建了公共体育场^③,直至近年,大圆镜智宝殿才完成了重建。这块“大圆镜智宝殿”的匾额也自然是近年重新制作。三块匾额均是满汉文合璧斗匾,满文均为音译。

先蚕坛区域,在先蚕坛的正门上悬满汉文合璧“先蚕坛”斗匾一块,其内有“亲蚕门”满汉文合璧斗匾一块。北海内的先蚕坛建于清乾隆七年(1742),为清代后妃祭祀蚕桑之神的场所。“先蚕坛”匾

先蚕坛区域,在先蚕坛的正门上悬满汉文合璧“先蚕坛”斗匾一块,其内有“亲蚕门”满汉文合璧斗匾一块。北海内的先蚕坛建于清乾隆七年(1742),为清代后妃祭祀蚕桑之神的场所。“先蚕坛”匾

① 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北海景山公园志[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426.

② 谢丽.北京中轴线上的十七座门[J].紫禁城,2005(3):109.

③ 北海景山公园管理处.北海景山公园志[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103.

额为近年新制作并悬挂,但这当中还有一段波折。最初,悬挂上的匾额为—块左汉右满^①、满文音译的匾额。但没过多久,该匾就被—块左满右汉、满文意译的匾额所取代(图9、图10)。关于此匾的恢复依据及制作过程,笔者认为还有待更深—步的研究。



图8 大慈真如宝殿匾额



图9 先蚕坛音译匾额^②



图10 先蚕坛意译匾额

5. 颐和园

颐和园的前身为建成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清漪园,是清代在北京西北所建“三山五园”之一。咸丰十年(1860),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十年(1884年),清漪园以“为慈禧太后归政休养”之由开始重建,并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建成完工。建成后的园林更名为“颐和园”。八国联军进京时,颐和园部分建筑文物遭到破坏,虽后有所修复,但整体质量已大不如前。清帝灭亡后,颐和园最初仍作为清室私产,后于民国三年(1914)5月6日正式对外开放。

颐和园地区现存满文匾额共十六块,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区域:

朝政区的仁寿门、仁寿殿,共两块;现存的仁寿殿为光绪十二年(1886)重建,是慈禧和光绪在颐和园期间临朝理政、接受朝贺以及接见使节之所,也是整个颐和园朝政区的核心建筑。仁寿门和仁寿殿(图11)两块匾额均为满汉文合璧斗匾,满文均为音译。

居住区的玉澜门、宜芸门、颐乐殿、邀月门,共四块;玉澜门是玉澜堂院落的正门,这里是光绪帝的寝宫。宜芸门是宜芸馆院落的正门,曾是隆裕皇后的寝宫。颐乐殿位于德和园大戏楼对面,是专为慈禧听戏所造。邀月门(图12)位于颐和园长廊东侧,是长廊的起始点。这四块匾均为满汉文合璧斗匾,满文均为音译。

南湖岛区域的涵虚门。涵虚门是南湖岛上核心建筑——涵虚堂的正门。涵虚堂在光绪年间重建,曾是慈禧观看北洋水师学堂演习之所。涵虚门匾额(图13)为近年新制作,其为满汉合璧斗匾,满文为音译。



图11 仁寿殿匾额图



12 邀月门匾额



图13 涵虚门匾额

① 这里所言“左、右”,是从匾额角度,而非从观者角度而言。本文以下若有涉及到匾额文字“左、右”之处,均与此相同。

② 今日丝绸头条.北京九坛之“先蚕坛”[EB/OL].<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7QRL2CF054170YC.html>.

前山建筑区的排云门、排云殿、玉华殿、云锦殿、芳辉殿、紫霄殿、德辉殿、转轮藏、宝云阁,共九块。前山建筑区是慈禧在大报恩延寿寺基础上改建而成的祝寿之所。其中,转轮藏匾额为近年新制作。除宝云阁外,其余匾额均为满汉文合璧,满文为音译。唯一例外的宝云阁又称“铜亭”,其建筑从内部装修到外部构造均使用青铜,而其匾额材质亦为青铜(图14)。正因此,它在1860年英法联军的炮火中躲过一劫。慈禧重修颐和园时,对改变名称及新建的建筑全部新制作了匾联^①,而宝云阁的匾额则为乾隆时清漪园时旧物,实属相当难得。宝云阁匾额使用了汉满蒙藏四体文字,这在当时的档案中被称作“四样字”^②。宝云阁匾额使用了意译满文,这在颐和园全部满文匾额中显得亦颇为特殊。



图14 宝云阁匾额

6. 香山

香山一带园林的大规模营建始于清乾隆十年(1745),乾隆帝钦题二十八景,并赐名“静宜园”。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将静宜园内大量珍宝劫掠一空,建筑亦烧毁严重。近年,香山公园陆续对其园内建筑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及复建,其现存共五块满文匾额。

香山现存的满文匾额包括有“勤政殿”“众妙之门”和“清净法智”。勤政殿位于静宜园东宫宫内,初建于乾隆年间,是皇帝来园驻蹕临时处理政务之所。2002年7月,勤政殿复建工程动工,其匾额亦为此次工程中所新作。2003年7月,该工程竣工。勤政殿匾额为满汉文合璧斗匾,满文为半音半意译。

“众妙之门”(图15)和“清净法智”是分悬于香山内宗镜大昭之庙清净法智殿两侧的匾额。宗镜大昭之庙又称昭庙,初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京向乾隆祝七十寿诞而建,其形制为汉藏混合喇嘛庙式样。咸丰十年(1860),昭庙遭到英法联军焚掠,损失惨重。2008年,昭庙修缮及复建工程正式启动。整个工程共分三期,截止笔者撰写此文时,其一、二期已经完成,第三期尚在进行之中。清净法智殿位于昭庙入口处,于2012年9月正式完工。其两侧匾额“众妙之门”“清净法智”均为此次复建之时新作,它们都是满蒙汉藏四体斗匾,满文为意译。

除此之外,在清净法智殿前有琉璃牌坊,为清代旧物。牌坊两侧正中分别嵌有石质“慧照胜辉”(图16)、“法源演庆”匾额。该匾额文字为满蒙汉藏四体,满文同样为意译。一般而言,牌坊正中的匾额为横匾,其上的文字也应为横书。但由于此横匾上需要撰写四体文字,若仍旧横写则空间必定不足,因此这座琉璃牌坊上的两块匾额,其文字均为竖写,这也算是其较为特别之处。由此可见,清代满文匾额的书写规范也会随匾额实地特征而灵活变化。

7. 碧云寺

碧云寺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后在明正德、清乾隆年间进行了大规模修建。特别是乾隆十三年(1748)特地按照西僧所贡奉的图样建了金刚宝座塔。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曾在该寺后殿内停放灵柩。

碧云寺目前有满文匾额一块,即碧云寺山门上所悬挂的满蒙汉藏四体“碧云寺”斗匾(图17)。该匾为近年重新制作,满文为意译。

8. 玉泉山

玉泉山位于北京西北,早在金章宗时期,这里就成为行宫。元明时期,又进行了多次扩建。清康熙十九年(1680)将原有行宫、寺庙进行翻修与新建。康熙三十一年(1680),这里改称“静明园”。乾隆时,对园内景致钦定为“十六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曾对玉泉山进行了破坏。光绪年间,玉泉山内部分建筑得到了修复。

玉泉山现存满文匾额一块,即无梁殿“玉宸宝殿”。玉宸宝殿位于静明园内道教建筑群——真

①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 颐和园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110.

② 夏成钢.清代皇家园林匾额楹联的形式与制度,曹彦生.中国匾额保护与文化遗产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84.

武庙的第三进,因其整体为砖石结构,故逃过了当年的劫掠。玉宸宝殿匾额嵌于其正中券门之上,匾额为满汉合璧石质横匾,满文为音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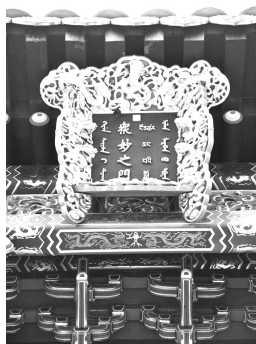


图15 众妙之门匾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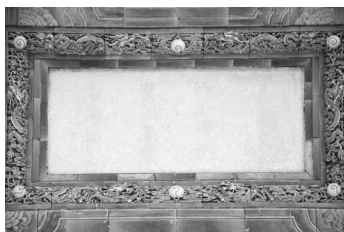


图16 慧照胜辉匾额



图17 碧云寺匾额

9. 旭华之阁

旭华之阁位于香山南麓。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帝下令在西山仿山西五台山殊像寺的建筑和布局建立“宝相寺”,旭华之阁即为宝相寺的主体建筑。与前述玉泉山玉宸宝殿相似,旭华之阁也是“无梁殿”。阁之后原有香林室、圆庙(圆昭)、方庙(方昭)等建筑,惜今日俱不存。而旭华之阁也早已作为部队库房使用,其两侧原有碑,不知何时被毁^①。

旭华之阁现存满文匾额一块(图18),即“旭华之阁”满蒙汉藏四体石匾,满文为意译。其中“旭华之阁”四个汉字分双行题写,在北京地区较为少见。



图18 旭华之阁匾额^②

10. 中南海

中南海是中海与南海的通称。早在金时,今日中南海北部即有太液池和大宁宫。元朝时,将太液池包入皇城内。明永乐时,正式开挖南海,“中南海”的范围至此正式确定,当时此地已成为重要的皇家园林。清代时,又在这里兴建了众多殿堂。民国成立后,中南海成为北洋政府总统府。

中南海现存满文匾额共两块,即位于中海西北岸的紫光阁、武成殿。两处建筑所处的区域,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为跑马射箭之地,其中有团顶小殿。清乾隆年间,为表彰征讨西域将士,乾隆两次增建紫光阁,并在阁内悬挂功臣图像及各战役挂图。紫光阁还是武进士殿试之所。武成殿在紫光阁后,两建筑以抄手游廊相连,游廊内有乾隆关于西征的御制诗石刻。

紫光阁、武成殿两匾额均为满汉文合璧斗匾,紫光阁满文为意译,武成殿满文则为音译。

11. 大高玄殿

大高玄殿位于紫禁城外西北,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并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雍正八年(1730)、乾隆十一年(1746)、嘉庆二十三年(1818)重修。1900年八国联军曾对部分建筑进行破坏。民国年间,又有部分建筑进行了拆除和改动。新中国成立后,大高玄殿一直由部队使用。2013年,大高玄殿正式归还故宫,并于2015年启动了近60年来的首次大修。

大高玄殿现存满文匾额有五块,即位于大高玄殿轴线上的大高玄门、大高玄殿、九天应元雷坛、

① 朱如意. 香山梵香寺与宝相寺的历史变化,郑欣森. 晋鸿逵. 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七辑)[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2:280.

② 朱如意. 香山梵香寺与宝相寺的历史变化,郑欣森. 晋鸿逵. 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七辑)[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2:281.

乾元阁、坤贞宇。这其中,最后一进建筑为一座明二层暗三层的楼阁,其上层为“乾元阁”,屋顶为圆攒尖顶;下层为“坤贞宇”,为方形,恰取“天圆地方”之义。五块匾额均为满汉文合璧斗匾,满文音译。

12. 先农坛

北京先农坛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明万历年前称山川坛,万历四年(1576)后改称先农坛,是明清两朝皇家祭祀神农氏、太岁神以及风云雷雨天神、岳镇海渎地祇之所。民国初年,先农坛成为北洋政府内务部“古物保存所”所在地,后又在此开辟了城南公园。

先农坛目前有满文斗匾四块,即太岁殿、拜殿(图19)、庆成宫、神仓,这四块匾额全部是通过2015年的复原工程重新制作并悬挂的^①。太岁殿在嘉靖之前为合祭天神地祇太岁城隍天寿山的祭拜之处,嘉靖十年(1531)开始成为太岁神的专享神殿^②;拜殿与太岁殿同时建成,是明清时作为代行祭拜官员祭拜太岁诸神祇的场所^③;庆成宫始建于明天顺二年(1458),清乾隆十九年(1754)重修,是明代先农坛斋宫,也是清天子赏赐跟随祭祀大臣及从耕农夫之所^④;神仓始建于嘉靖十年(1531),移建于乾隆十八年(1753),是天子之田收获物以及北京各坛庙祭祀前临时供奉神粮的存放所^⑤。



图19 拜殿匾额

先农坛的这四块匾额全部为满汉合璧匾,满文为意译。值得一提的是,先农坛建筑匾额上的满文,曾经历了一次从音译到意译的重大转变^⑥。清初时,由于满语字词数量和表达形式相比汉语字词相去甚远,不少满语字词均为直接从汉语音译而来。如“先农坛”满文为 siyan nung tan,“拜殿”为 doroloro diyan^⑦。乾隆年间,为不忘“国语骑射”,朝廷特在乾隆十四年(1749)对满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革。乾隆帝下令内阁及各部院、衙门重新审订满语中的音译词,并将众多原音译词改为意译词代替。在此基础上,《钦定清语》《新定清语》《清文鉴外新语》《御制增订清文鉴》等辞书相继完成,乾隆帝完成了满文的规范化^⑧。受此影响,诸多皇家建筑匾额中的满文也从音译改为意译。经过改变后,“先农坛”满文更改为 nenden usin i mukedehun^⑨。而“拜殿”则更改为“doroloro deyen”。而在此次复原时,专家一方面参照了上述的档案或文献,一方面也从历史绘画或历史影像中找寻线索^⑩,并最终完成了匾额的再造。

13. 天坛

天坛始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初称天地坛,为天地合祀之所。嘉靖九年(1530),分祀天地于南北两郊。现在所说的天坛,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部分,其南部为用于祭天和常雩的圜丘坛区,其北侧则为用于祈谷的祈谷坛区。两区分别有主体建筑圜丘、祈年殿及附属建筑若干。此外,天坛内还有斋宫、神乐署等建筑群。民国初年,袁世凯曾在天坛举行祭天仪式,为其复辟帝制鼓动造势。

天坛现存满文匾额三块,即昭亨门(图20)、泰元门、广利门匾。这三座门均为天坛圜丘坛墙

① 董绍鹏.北京先农坛的匾额,曹彦生.中国匾额保护与文化遗产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02.

② 董绍鹏.北京先农坛的匾额,曹彦生.中国匾额保护与文化遗产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02.

③ 董绍鹏.北京先农坛的匾额,曹彦生.中国匾额保护与文化遗产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04.

④ 董绍鹏.北京先农坛的匾额,曹彦生.中国匾额保护与文化遗产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05.

⑤ 董绍鹏.北京先农坛的匾额,曹彦生.中国匾额保护与文化遗产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05.

⑥ 袁理.论清代先农坛建筑群匾额中的满文[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26.

⑦ 伊桑阿.《钦定大清会典》康熙二十九年写满文本,卷131:34,袁理.论清代先农坛建筑群匾额中的满文[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23.

⑧ 春花.论高宗对满蒙文词典的敕修及其在语言学方面的意义[J].满语研究,2007(1):44.

⑨ 张虹.程大猷.乾隆朝“钦定新清语”(四)[J].满语研究,1996(2):33-34.

⑩ 春花.论高宗对满蒙文词典的敕修及其在语言学方面的意义[J].满语研究,2007(1):44.

门,其匾额均为清朝旧物。昭亨门是圜丘坛南侧墙门,门南在过去本应还有天坛外坛墙,但现在外坛墙被拆,昭亨门就被当成了天坛南门。泰元门为圜丘坛东侧墙门,其匾额东向。而广利门为圜丘坛西侧墙门,其匾额西向。该门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便已关闭,50年代时券门曾被辟为鸡舍,后其门东侧曾被园林机械厂用作仓库,现已搬出。而其门西侧在近几十年来始终被某学校占据,因此,其匾额始终处于“秘不示人”之状态。

三门的匾额均为石质横匾,满文为意译,其中昭亨门匾额上的字还有填金。在前述乾隆规范满文之前,这三门中,昭亨门满文作 joo heng men,泰元门满文作 tai yuwan men,广利门则为 guwang li men,均为音译。乾隆十四年(1749)规范满文后,天坛的这三座门在文献记载中分别为,昭亨门 iletu hafungga duka,泰元门 ten i ikengge duka,广利门 elgiyen acangga duka^①,三门均为意译。不过,从现今的三块匾额文字来看,昭亨门为 genggiyen hafu duka,泰元门为 taifin amba duka,广利门则为 amba tulinggen duka。这也证明,即使是意译的匾额,其所使用的意译满语词语也并非一成不变,它同样可能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14. 雍和宫

雍和宫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原为康熙帝第四子雍亲王胤禛的王府,时称雍王府。胤禛即位后,将王府改为行宫,称其为雍和宫。乾隆九年(1744),雍和宫成为藏传佛教寺庙,并成为清政府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

雍和宫现存带满文匾额共计九块:即,昭泰门、雍和门、雍和宫、永佑殿(图21)、法轮殿、万福阁、永康阁、延绥阁、绥成殿(图22)。昭泰门是进入雍和宫的第一道门。其后为雍和门,相当于一般寺庙的山门。雍和门北侧为雍和宫,相当于一般寺院内的大雄宝殿。再北是永佑殿,为清朝供奉先帝的影堂。其后法轮殿内供奉藏传佛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其北侧为万福阁内供奉一尊巨大的弥勒佛像。万福阁两侧是永康阁和延绥阁。最后一进是绥成殿。这些匾额全部为满蒙汉藏四体斗匾,而所有匾额上的满文全部为意译。



图20 昭亨门匾额



图21 永佑殿匾额



图22 绥成殿匾额

15. 醇亲王府(北府)

醇亲王府(北府,也称摄政王府)位于北京后海北沿,这里在清初时是大学士明珠宅园,后辗转成为乾隆第四子永璘的成亲王府。光绪年间,因位于太平湖的醇亲王府(光绪帝出生地)成为潜邸,醇亲王奕譞一家便搬出太平湖,来到后海北沿的这座府邸。相较于太平湖的醇亲王府,这座醇亲王府位置靠北,故其也称为北府。奕譞死后,其五子载沣袭醇亲王爵。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去世,载沣长子溥仪即位,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因此这里也曾短暂地被当做摄政王府。1949年9月,载沣将醇亲王府府邸全部房屋售予重工业部附设的高级工业学校,后此处成为卫生部办公地点,今为国家宗教事务局所在地。

醇亲王府现悬“银安殿”满汉合璧斗匾一块,其满文为 menggun an diyan。这块匾额是近年新作并悬挂的。不过,它在历史中应当并不存在,因为历来各个王府的银安殿都只是一种俗称,其在

^① 袁理.清代北京天坛匾额及其满文考[J].满语研究,2016(2):45.

史料中只会被称为王府“正殿”，而并不会真正的悬挂“银安殿”匾。而再从其满文翻译来看，“银”使用了意译，“安”和“殿”使用了音译，这完全不符合清代满文匾额翻译的规律。

16. 西黄寺清净化城塔院

西黄寺位于北京德胜门外至安定门外，是清代重要的黄教寺庙，其始建于顺治八年（1651），是在辽萧太后燕京行宫基础上建造而成。乾隆四十五年（1780），为表明拥护清政府治藏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入侵西藏的坚定立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特意启程东行，于当年九月初二日到京，驻锡西黄寺。十一月初二日，六世班禅因病在西黄寺圆寂。为表彰六世班禅大师的无量功德，乾隆帝特下令，于西黄寺西侧建清净化城塔院。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西黄寺惨遭劫难，从此日渐衰微。今西黄寺已仅存其西侧的清净化城塔院。

西黄寺现存带满文匾额一块，即清净化城塔院最后一进的惠香阁匾（图23）。惠香阁为2008年复建，其匾额也在此次复建中重新制作并安挂。该匾额为满蒙汉藏四体斗匾，满文为意译。

17. 故宫

故宫又名紫禁城，其始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是明清两朝皇宫。清代曾在乾隆和晚清咸丰、光绪时期对紫禁城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建或改造，而紫禁城现存的不少满文匾额也与这些时期有关。

据笔者统计，故宫现存满文匾额200余块。这其中，由于袁世凯曾于民国初年将外朝牌匾满文全部去掉，故现今故宫所存的满文匾额均位于内廷。在全部200余块满文匾额中，除去咸福宫后殿同道堂内的两块“译经萃室”“克敬居”（图24）为内檐匾外^①，其余均为外檐匾。尤其“克敬居”匾，采用楠木质地，字体为蓝色，是咸丰帝为道光帝丁忧守制时所作，在紫禁城中可谓相当特别^②。此外，除慈宁宫区的四块匾额“慈宁门”“慈宁宫”“徽音左门”“徽音右门”（图25）为满蒙汉三体合璧匾外，其余匾额均为满汉文合璧。



图23 惠香阁匾额



图24 克敬居匾额^③



图25 徽音右门匾额

在满文的翻译方面，据笔者统计，故宫现存匾额中，共有38块为意译匾，其中36块为外檐匾、2块为内檐匾。这些意译匾额集中但又不局限于宁寿全宫区外朝、重华宫区、长春宫区、咸福宫区、景阳宫区、寿康宫区、慈宁宫区。而位于建福宫花园区域的全部满文匾额，是随着近年来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而重新制作并悬挂的。

鉴于本文所兼顾的是北京地区全部现存满文匾额情况，而故宫所存满文匾额数量大、情况较为复杂，故本文在此不对其进行专门的深入探究。

三、北京地区原存满文匾额消失原因

通过翻阅相关档案、文献、影像及绘画资料，笔者发现，北京地区原存满文匾额数量要远多于

① 李文君. 紫禁城八百楹联匾额通解[M].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11: 244.

② 李文君. 咸丰的蓝字匾额与慈禧的印章[J]. 紫禁城, 2016(7): 152.

③ 李文君. 咸丰的蓝字匾额与慈禧的印章[J]. 紫禁城, 2016(7): 152.

今。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众多的满文匾额消失在了历史中。究其消失原因,笔者认为可大致归结为如下两点:

1. 清末以来部分皇家建筑的损毁

有清一代,不少皇家建筑由于各种原因遭到损毁。建筑的损毁,势必造成建筑上的各部件遭受影响,匾额就是其中之一。一些被毁的建筑在重建后改易新名,随着新匾额的出现,旧匾额自然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还有一些建筑,在被毁后没有进行重建。尤其是进入清末,清政府内忧外患,其势力日渐衰微,不少损毁的皇家建筑根本无力进行重修。到了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国力积弊,这样的态势依然存在,因此,有一大批建筑,就这样永远的消失,而其所悬挂的满文匾额,也都一并随之而去。

具体而言,这些损毁的建筑中,有些是由于天灾或人为过失而致。如因雷击或是平日不慎而导致的起火,自古以来便为木结构为主的中国古建筑所畏惧。紫禁城东六宫中的延禧宫,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火,其正殿被焚,匾额也自然无存,而由于延禧宫始终未进行重建,因此“延禧宫”的匾额自此彻底消失。再如紫禁城外朝的咸安宫,在清亡之际遭遇火焚,其旧址由于在民国初年盖起了宝蕴楼,因此“咸安宫”匾额也不会留存。

有些则是由于列强的侵略,比如北京西北“三山五园”及其周边的不少建筑,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焚毁。众多的园林、宫殿、寺庙在这当中未能幸免,而其带有满文匾额的牌匾也一并化为灰烬。

还有些建筑虽在炮火中暂且保住,但由于久未修缮而日渐倾颓,终遭人为拆除。比如颐和园的治镜阁,因悬于孤岛而免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厄运,但终因年久破败。晚清时朝廷将其部分建筑构件拆下用来建造其它建筑,而民国年间附近居民也曾拆掉建筑的城砖。如治镜阁一样的例子还有一些,这种人为的对建筑的拆除,同样是匾额消失的原因之一。

2. 民国时期的几次“撤换满文匾额”

民国以降,满文这一清朝的官方语言与标志,遭到社会上的巨大排斥。而直接带有清朝历史印记的满文匾额,也自然会被人为地撤换。特别是自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来,其对前清时期的种种遗留之物开始了大规模的移除与改造,这种改造也在其1915年底登极称帝时达到了顶点。据笔者考证,对带有满文的建筑匾额的撤换,在民国年间应至少发生过如下几次:

1912年,内务总长朱启钤将北京各城门带有满文的石质匾额撤下,以“汉字石额易之”^①。他还邀请前清翰林、杭州名士邵章重新撰写城门匾额。邵章在撰写时,仅写了这些城门的正名,而每座“门”字均采用了相同的字,其书法用笔浓重,带有非常强的馆阁体风格。

1912年10月10日,为庆祝中华民国第一个国庆日,北洋政府特在国庆日前一天,将大清门改为中华门^②,原来的木质满汉文合璧“大清门”牌匾(图26)^③被木质汉文“中华门”牌匾所取代。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典礼,时北洋政府特开放天安门至太和殿及先农坛,并下令将上述区域内建筑以及端门、太庙、社稷坛的匾额由满汉合璧改为汉文。太和殿还被更名为“礼堂”^④。



图26 大清门匾额

① 陈宗蕃.燕都丛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19.

② 曹振伟,韩立恒.大清门匾额与彩画[J].紫禁城,2015(4):85.

③ H.C.White 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转引自曹振伟,韩立恒.大清门匾额与彩画[J].紫禁城,2015(4):85.

④ 大总统就任典礼详志[N].申报 1913.10.15.

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来到北京孔庙祭孔,为其之后的复辟帝制做准备^①。祀孔大典结束后,袁世凯下令整修北京孔庙。据王琳琳观察同时期孔庙旧照后推断,孔庙的先师庙、大成门、大成殿等建筑上的满文匾额,应是在袁世凯祭孔前后去掉的^②。

1914年冬至,袁世凯在天坛祭天。当年12月初,天坛内外设施修整筹备工作中即有一项为“殿堂等处匾额缮有满文者,一律更换易新云”^③。也就是说,当时天坛内有不少建筑的满文匾额,就是在这期间被更换的。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称帝”之心愈发显著,12月19日,他在天安门设立大典筹备处,并“议修历代帝王庙”^④。根据姚华容对历代帝王庙旧照的对比研究,历代帝王庙的满文匾额很有可能是在这次“议修”中所更换的^⑤。

1935年,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对天坛进行了整修^⑥,梁思成先生参加了这次整修活动。从目前的旧照来看,在梁先生参加祈年殿整修过程中,祈年殿依旧悬挂着满汉文合璧匾。不过在1936年10月工程结束的合影中,祈年殿的匾额就只有汉字了。因此,祈年殿及其部分附属建筑,其满文匾额应当是在此次工程中被更换的。

1937—1939年,由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主持,孔庙和国子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缮。现如今在国子监太学门东侧墙壁上,还有两块修缮结束时的纪念石刻,上书:“国子监辟雍彝伦堂琉璃牌楼太学门东西碑亭钟鼓楼等修缮工程及成贤街木牌楼改筑钢筋混凝土工程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开工二十八年二月六日完工”、“国子监六堂四厅及敬一门敬一亭等修缮工程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二日开工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完工”。从修缮前的照片上,尚能看到国子监集贤门的匾额为满汉文合璧匾,不过在修缮后的照片内,其匾额上的满文已不见。因此,该建筑的匾额应当是在此次修缮时更换的。不仅如此,国子监原有的其它带有满文匾额,如辟雍、太学门、东西六堂二厅,也应当在此时完成了匾额的更换^⑦。

以上仅为通过档案、文献及影像可考或有较大可能性的几次更换满文匾额行动,笔者认为,实际的撤换满文匾额的行动应当不止于此。

除此之外,近几十年来,由于对部分古建筑进行拆除、改造、修缮,不少建筑的满文匾额也多有消失。特别是文革期间为“破除迷信”,诸多寺庙遭毁灭性破坏,其满文匾额也必然难逃此劫^⑧。这同样是满文匾额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作为清王朝的首都,北京曾拥有为数众多的带有满文的匾额,这些满文匾额既是重要的建筑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清王朝的象征与重要文化元素。满文匾额在北京经历了出现、发展、撤换、恢复等一系列的过程,其整体发展历史、个中发展细节及其背后体现的重大历史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吴智嘉]

① 常会营.北京孔庙大成殿匾额楹联背后的故事[J].民主,2016(10):46.

② 王琳琳.民国时期孔庙国子监匾联概述,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孔庙国子监论丛(2016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3-24.

③ 要闻[N].大公报 1914.12.15.

④ 大典筹备处议修历代帝王庙[N].申报.1914.12.25.

⑤ 姚华容.历代帝王庙“景德”题额的文字变迁,曹彦生.中国匾额保护与文化遗产论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96.

⑥ 天坛圜丘台勘修工程告竣[N].益世报.1935.8.24.

⑦ 王琳琳.民国时期孔庙国子监匾联概述,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孔庙国子监论丛(2016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5.

⑧ 春花.探析清代皇家建筑满文匾额的发展演变,朱诚如.明清论丛(第十一辑)[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333.